

內閣文庫		
二七函	八五九	漢書
一八	四四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94
冊數	4 (4)	
函號	277	162

0 1 2 3 4 5 6 7 8 9 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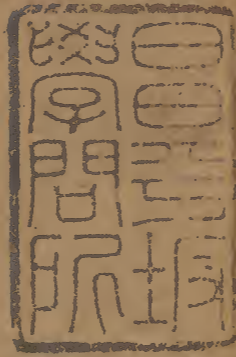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四書左國輯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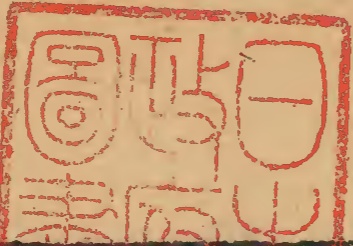
下下

四



					漢書門
		八	五	九	
四	八	五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八		漢
七		五		書
函		九		
一	四	四		
八	冊	號	類	
架				



淺草文庫

祝鮀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
 子邾子頡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
 侵蔡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
 也社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畏四體以率舊
 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
 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蒙鼓祝奉
 以從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
 公曰行也及臯颺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襄弘曰聞諸

國書左傳卷五

祝鮀一

下五十八

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襄公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朱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木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緡、旒、旌、大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饒氏、終葵氏，封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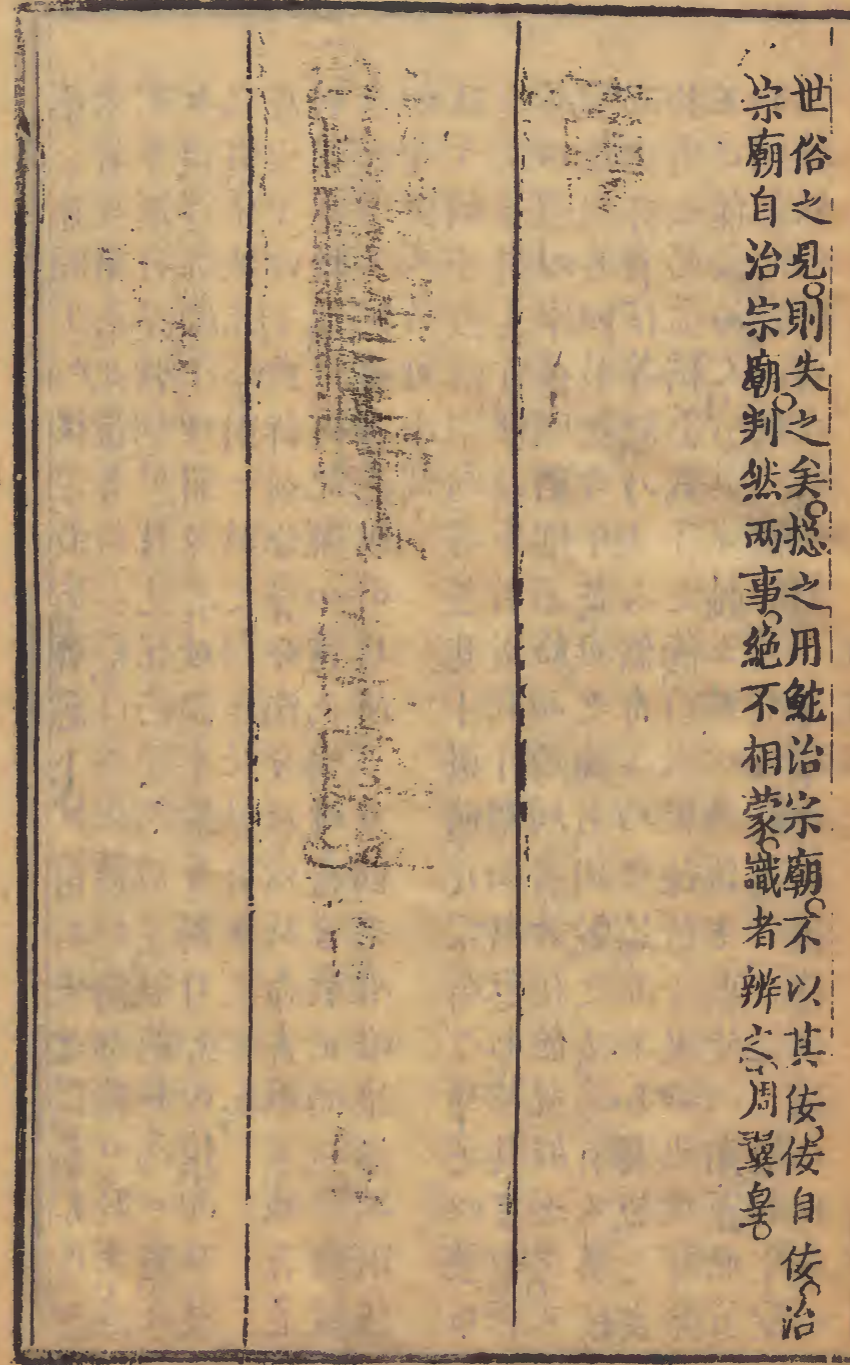
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闔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胙、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放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鞞，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放商，基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

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
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
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
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
潘。宋王。臣。莒期。蒧。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
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
盟。

馮天隱曰。經書蔡常先衛。夫子筆削。豈不知尚德耶。如其言。蔡仲率德改行。則亦以德封矣。有德而加以長兄弟之子。自當先衛。踐土之盟。晉文故欲長武叔。以疑衛成。兄弟使之。肯向相猜。非定例也。故經仍先蔡。自是以後。唯昭元年。號之盟。

蔡公孫歸生。以後至。敘衛齊惡下。以前此宋之盟。蔡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番晉將長蔡。乃各復舊職。衛却藉口。踐土。思欲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托尚德為冠冕。執蔡叔為口實。及反復復。亦頗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多。獨目鮒以佞。而召陵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也。盧文子曰。子魚詳列分魯分衛分唐。以及命書載書。載否並列。次序較然。一何記醜而博也。嗚呼。盡言衰世尚口。子魚抗言登壇。不獨荀寅范鞅辟易。使王室國老。唯唯惟命。然則佞如子魚。又曷可少哉。孔子稱子魚治宗廟者。蓋其才敏。賸凡宗廟之事。足以展布之。使各得其宜。俾執事者成式。可禮而無愆也。故其言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僅祝嘏之文。又安所用。其四股之力乎。世之論者。因鮒之佞。遂有人喜佞。而神亦喜佞等語。乃文人新奇小巧之論。而不知其說之戾於道也。趙孟稱范武子之德。曰。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楚王曰。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使以衛靈無道。而矯誣飾說。以為之禱。則是有愧辭矣。安在神之能敬乎。聖人論致治興喪之道。一節之于理。而無微倖禍福之私。泰以

世俗之見。則失之矣。總之用能治宗廟。不以其佞。佞自佞。治宗廟自治宗廟。判然兩事。絕不相蒙。識者辨之。周翼皇。



宮之奇諫假道

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惡。而

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輔。也。車。牙。也。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鷄。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鷄。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并。伯。以。饋。秦。穆。

易也。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

公羊附

虞微國也。昌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昌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

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烏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啓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

國書左傳解要

宮之奇三

下六十三

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附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

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滅之外府。取之中廡。而置之外廡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公曰。宮之奇。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胡傳曰按孟子晉人以禹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
 伐虢官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逆意以虞首惡何也
 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
 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
 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者
 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及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
 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雍之塞
 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力也潼關不守則秦蜀
 破下陽既舉而虞航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
 池為固以山川邱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
 世之意耶
 林西仲曰此一事三傳各擅其妙左傳官之奇語詳得妙處
 梁荀息牽馬操壁自戲得妙俱算上乘文字然至寫荀息料
 事處獨較梁最為曲盡所云玩好在耳目數語利令智昏干
 古龜鑑較之左傳公羊尤見結構精神

鄭子產

襄八年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
 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
 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
 驩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光云
 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
 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

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老成持重一論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駟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駟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

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邠今楚來討，白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剪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九年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荀偃、士匄、門子鄭、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

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鄆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今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饌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青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蒍、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

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始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

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同日依注作門五日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
 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
 不可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
 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
 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
 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獨要
 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
 卒王未能定鄭而歸○又作一不丁之局十年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

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
 爭子駟柳尉止曰爾車非禮也○不使獻初子駟為田廬司氏
 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
 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
 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八晨攻
 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
 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尸而追盜
 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

元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
 攻盜於北宮。子矯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
 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
 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
 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
 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
唐云。前所一針。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
 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十五年。鄭尉氏司氏
 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

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
 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
 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眾。以憑凌我。敝邑不可億
 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
 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故敝邑心陳。知
 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
 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
 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
 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修舊職。命我

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
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
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
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
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
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烏○雀○也○子○產○
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獲○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
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
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二十六年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
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此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
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
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
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送而歸乃易
成也夫小人之性繫於勇畜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
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冠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

子產九

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
馮○云當作鄭為楚獲林註○吳
 葬許靈公。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
 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
 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
 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
 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
 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
 其以宋升降乎鄭伯有使公孫黑子哲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
 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哲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

有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
 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
 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伐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
 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愧西即
亦卒
 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
 將亡矣三十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
 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
 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復子哲好在

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鄭伯
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宗臣朝伯有
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伯有朝君
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
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
者悔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
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做。或主。
三〇家未能強直耳
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
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

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
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
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
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濱入因馬師頡介于
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名子產子產曰兄弟
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
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
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
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

左傳卷之四十四

子產十一

下七十五

與子^{駟帶也}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臧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
 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蟠之卒也將葬公孫
 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
 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
 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
 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鷄澤之會鄭樂成葬
 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
 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
 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

四十乘與師獲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
 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
 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
 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
 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十九年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
 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儀子西率國人
 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
 之子也士子孔圭媽之子也圭媽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

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
 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
 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二十二年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
 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駒從寡君以朝
 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
 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
 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
 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昔於是乎有蕭魚。」
即子孔
馮云子產出頭
林云朝悼公一
朝楚一次

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
 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於
 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梁之明年。子
 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閔二年
 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閔。無歲不聘。無役
 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
 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忠。而以
 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
 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
朝悼二次。林云以上皆追敘悼公舊事。以不禮從楚。
有禮。從晉為後半伏脈。
朝平兩次。
朝平初次。

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寫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并堙木，刳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

四書左國傳

子產七

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
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
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
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於甸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
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乃還鄭子產獻捷于晉我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
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川也與其神
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如配列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
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

善相之國無小不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
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
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
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
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
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
還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
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
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

子產十二

下七十六

田馬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于產。葬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三十年。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闕閤。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

欲攻子產

從若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閑。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公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收圉。各贍其事。百官

之。屬。各。長。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
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
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
越。盜。賊。公。行。而。天。痛。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
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
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動。勞。文。伯。復。命。
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
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
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

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
莫。矣。其。知。之。矣。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
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
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
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
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
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
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
裨。謀。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

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
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
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於鄉校以
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
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
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
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夫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
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

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
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
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
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
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
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
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
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
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

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而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公昭元年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單聽命。令尹命

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若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桃。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會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

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趨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夫。夫而弗下之。

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高邱。主辰。商人。是

因故長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
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
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
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
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
能業其宮。宣汾洺。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
蓍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榮之。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榮之。若君身則亦

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問之。君子
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
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本
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
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
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
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胎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
人揮送之。叔向聞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

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必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

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緝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四年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故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

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待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東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

上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與。鄭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薑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林註子產權時勝其先亡乎？偏而無禮，鄭先衛亡，偏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

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末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位之以疆。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

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肝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災。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

國書左傳卷之二十一

子產二十一

下八十五

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馮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弟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弟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

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力精多。則魂魄強。

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啟邑之婦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十年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馬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

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墮，弗。」

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不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于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

諸使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今在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

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
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
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
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
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
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祿于國。有賦于軍。喪祭有職。受賑歸賑。
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
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
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

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
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諛人交闕其間。鬼神而
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憎于大
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冰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
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
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
令于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眾滋大。大國
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
命。以使用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冰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

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
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
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
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
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
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特此質誓
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
教故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
若大國令而共無執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倘若獻玉不知所成

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徵二罪敢辭之夏
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
鄭志子蠶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
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寒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
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
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稗今宣子喜曰
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
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
產拜使五御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

四書左傳卷

子產二十六

下九十

玉與焉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
拜年十七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頌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
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
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
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
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
虛也陳大緯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
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印其星為大水水火之壯也其以
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

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
筭玉璣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
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
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
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
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
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
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
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

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薪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徒主，禘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官，出舊宮人，真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燠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林，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七月。

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被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受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澗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

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故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若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十九年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

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乎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且誰實知之平邱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崇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壞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二十一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民狎而

○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
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
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况○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緩○四○方○施○之
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過○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
柔○遠○能○迺○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布
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

朱師晦曰將盟鄭六卿公子驪等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壯哉子驪之趨進而兩盟之也當其時荀偃之言有聞於
舍之乘之鄭人之壯晉人之餒也故兩盟而退夫使鄭伯端
冕鳴玉而入者侯之會一進一退如遊無人之境者子驪等
才之謂也國有事非人才不為功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人
盧文子曰駒良之爭曲在駒也子產不肯助之而中立托之
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亦深見駒之曲難與顯言始置
其日以待天討耳伯有死于路壑莠生門上羊肆之禍不待
駒氏操戈而精邱久為死所至于周氏之衛駒尸加木特反
掌間凶人為不善唯曰不足讀駒良傳可猛省矣
又曰鄭自子產微朝一對晉人無辭幣重可猛省矣
陳獻捷戎服將事晉人謂其辭順區區鄭忽重九鼎故壞
垣納幣舉從來所未有之事子產行之無復顧忌蓋由識高
見卓耳但曰子產有辭初未矣
又曰作邱賦渾罕譏之鑄刑書叔向非之而子產執持不變
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叔向曰終子之身鄭其敗乎子產曰
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蓋子產治鄭孔明
下九十四

出救時之意不任德不任怨千古兩入而已。君子之治人國也。度其輕重。相其緩急。而為之制。鄭自尉止盜殺三鄉。繼而弼良爭政。甚而子南子哲之爭室。國紀何在。刑書之鑄。誠不待已。而救時也。夫刑平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鄭非亂國乎。不為刑辟。豈為通論。春秋列國多卿材。其最著者前則齊之夷吾。後則鄭之子產。子產赫赫之名。若有遜于夷吾者。遇使然也。仲憑全齊之勢。加以桓之英武。而當王室之多艱。申尊攘之大號。故得以惟所欲為。而顯名于天下。鄭之簡定。非桓公可比。百里之地。居兩六之閒。悉索敝賦。奔命不遑。族大寵多。未易懣服。乃子產為之。鮮有餘地。內寧外戢。晏然四十餘年。倘使道強鄰。君同桓武。楚氛未熾。執政無猜。而以子產乘權行道。其功業卓越。當復何如。安在夷吾之出其右耶。且才者適治之具。而心主於治。原仲之心。溺於功利。故不能無需小之譏。僑之心。道於恃。所以有惠人之目。愛人者為政之本。而可進於王。之。雖謂僑之優於仲焉。可矣。周翼皇

世叔

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游暇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

敬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
 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子宋。鄭伯享趙孟。子垂隴。子展。伯
 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
 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
 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鷄。之賁。賁。趙孟曰。牀弟
 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
 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
 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
 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
 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樂。其能
 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
 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二十八年。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
 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
 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叔曰。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于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願。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

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寵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

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
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二十九年
晉平公祀出也。故治祀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祀孟
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
子曰甚乎其城祀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
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
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
其誰云之。公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
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不也。子大叔曰將得已。

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
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
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
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
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
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楚靈王新立秋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
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

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
 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
 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
 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
 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
 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
 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二十四年六月壬申王子朝之
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
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蔑不

恤○其○緝○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
 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馨○矣○
 惟○鼎○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微○
 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
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戊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
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
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
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

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

哉。禮之六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蟠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緇矣。

○言○不○得○脩○數○
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
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
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敵邑之少卿也王更不討恤所無也
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
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又不能詰
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反自召陵
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
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
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而後厥推太叔其酌雅秉經守禮明信固不
弟辭令茂贍由好而多風已也周室之不張久矣太叔謂范獻
子曰發不恤甘而憂宗周之隕謂非心戴天朝明冠履之
大分者乎至○鄭放游楚子產谷於太叔則曰古不能亢身
馬能亢宗又曰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倘所謂公
爾忘私者非耶美哉太叔可與東里嬀烈矣嗚呼

卷之五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蘧伯玉

襄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名而
 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
 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
 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
 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
 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祭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
 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
 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

蘧伯玉一

下百二

與孫子盟于邱宮。孫子皆殺之。曰：「月已未，子展奔齊，公如郵，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
弟
 郵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于庚公。差庚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而射之。賁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

衛曰：「寡君使濟，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濟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

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言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
○遙、接、寄、邾
 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辰子
 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
 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
 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
 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
 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
 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
 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

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
 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
○俞云○不勝則新君怨之○勝則舊君怨之○彼此○罪也○
 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直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
 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
 為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
 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
 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
 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

四書之原身

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三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寧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寧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名寧子，寧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人子角。書曰：寧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寧氏也。

王或庵曰：經不書孫寧逐君，而曰衛侯出奔，罪在君也。故傳處處敘衛侯自取，而以定姜之言斷之。即後序及國張本，亦

歸功于臣，非衛侯之善也。孫執升曰：寧喜以先人為言，不知殖雖有命，不可受也。獲君而復也。此新君者，將何以處之？是父逐一君子前，而子弑一君子後也。且以為成父命而蓋父愆乎？則弑君以復君，是父欲蓋逐君之愆，而反陷弑君之罪。又終不可蓋，故曰殖雖有命，不可受也。

林註謂孫氏欲逐獻公，遽伯玉從近關出，寧喜欲復獻公，遽伯玉又從近關出，其全身遠害，如此是猶未深知伯玉出處之節者也。獻之暴虐，孫之不法，非可以力爭者，故第以大義止之。而遂行，觀定姜與孫之復，置剽何地，立一君，弑一君，於而不可况獻之無道乎？觀太叔儀與右宰穀之言，而知伯玉當日止之不得義不可對而出者，亦道也。孔子所謂可卷而懷之者，即此可當日不對而出者，亦道也。孔子所謂可卷而懷之者，即此可驗。若但以全身遠害為稱，幾何不子庸臣保身狗祿者所藉口哉。周翼皇

四書之原身

遂伯玉四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隨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為鐸殺解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蒙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至德也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

郵無正免尹鐸國語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隨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為鐸殺解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蒙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至德也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

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此難夫尹鐸
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而
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
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言見戒
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
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林西仲曰按尹鐸治晉陽為保障不為繭絲簡子諫襄子云
昔國有難必以晉陽為歸厥後與子為智伯所圍決水灌城
沉龍產蛙民無故志則尹鐸之有善政固結民心可知矣壘
培之增當日必有所用郵無正委土可鑑之說或出於鐸意
與否俱未可知第居安思危一着有國家者皆不可一日去
懷故管仲謂齊桓曰願君無忘射鉤之恥臣無忘檻車之辱

馮異謂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
思悉此意也篇中以文子景子思難而興引起轉入簡子之
及于難由平日無難所致則壘培之增使知生于憂慮也蓋
簡子無地自容不如是不足以及行賞矣措詞異樣婉切令
不諱舊怨尤出人意表
王良左傳作郵良又曰郵無恤又曰子良國語註云郵無正
郵良伯樂又曰伯樂無正字又曰無正王良御簡子也則郵
無正之為王良明矣按王良星名以郵良善御故稱為王良
王非姓也伯樂亦天星名良既子御獨不善相馬耶昌黎云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冀北晉地得毋伯樂之即
為良耶顧列子云伯樂對秦穆公曰臣有所與九方臯云云
似伯樂又在良之前矣姑識此以質知者
觀良之對簡子安不忘危得古大臣納諫體非但為鐸解脫
也至其辭鐸歸賞則純乎公忠謀國之意不失其馳舍矢如
破足見其持守有素宜乎羞與射者比矣周翼皇

陳恒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顯孫奔齊顯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誨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

陳恒

莊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顯孫奔齊顯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誨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

四書左國朝要

陳恒一

下百八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陳佗也。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子。土上山也。有山之林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哀此其昌乎。及

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哀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關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樓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我。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

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
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
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
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
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劔曰需
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
攻闢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奔中適豐邱豐邱
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
公命取車於道及彫衆知其矯命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口

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
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
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
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
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
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林註曰成子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于齊子孫世不忘德德
協于下故傳倫言其始終卜筮者聖人所以定猶豫決疑似
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彙筮以同卿士之數南蒯卜亂
而遇元吉惠伯答以忠信則可臧會卜僭遂獲其應邱明故
舉諸縣驗于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
盧文子曰陳完奔齊代齊之由也傳志其辭卿辭夜飲以見

陳恒三

下十

完有敬德。敬能有國。况育姜賓王。數已前定乎。齊子孫不務
修德。陳氏厚施均祿。收拾人心。其勢日昌。以至崔慶。樂高
披。姜氏之祚。遂拱手而授有媽也。當時齊桓霸業方始。乃八
世後。代齊之人。已入我國。如唐太宗貞觀十二年。間為極盛
時。而亂唐武氏。已在宮中。自非知幾。焉能燭微哉。
論語載孔子之禮。三子告大義炳如。左氏改為孔子辭。殊不得
聖人事君之禮。三齊三請之意。昌黎謂左氏浮誇。浮者不實
之謂。其若此類也。夫周翼皇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孔文子

哀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姊嬖。子朝
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寘于
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
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
孔姑疾。臣向。鮒納美珠馬。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鮒不與。由是得
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
耶。葬于少禘。初。晉悼公子憇。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憇。子
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

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後方。註明仲尼止之。○節。○
 追殺奔前事。第二層。補敘奔後事。第三層。又推其母以及其
 場。則皆孔圍之為之也。一面寫大。叔有可奔之理。一面寫孔
 圍非奔疾之人。夫子胡簋之事。即以諷其失而作之。辭也。
 衛多君子。然靈莊之世。亦難為矣。孔圍使疾出妻一事。非人
 之所行。宜乎靈之無道。圍不能有所匡弼也。獨怪圍之相元
 早協於孔成之夢。豈君臣同道。固數使然。然。勸學好問之為
 文。聖人之節取人長如是。然其訪於仲尼。而子以胡簋之事
 諷之。遂能止而不攻。視世之不仁之人。懷狼自恃而不悛者。
 固有間矣。周翼皇

子西 葉公

昭二十八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楚邑
 二丑楚官

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立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成帥都君子與王馬之。

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寤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
 卻宛立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
 可夫也告鱗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
 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鱗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
 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
 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
 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
 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鱗設諸真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
 於曾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

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
 待天命非吾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三十
 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
 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
 沈尹成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
 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
 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驕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
 吳周之曹商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

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
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免
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
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
禹斲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信而送之使其適臣從之
遂奔楚楚沈尹成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定四
年吳從楚師及清發五戰及郢闔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
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

樊人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比吳人
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
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容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
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
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
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

四書左國解要

子西三

下百十四

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驅場之患也逮吳之
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
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
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
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
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
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
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遂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
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

事之臣車也

分有楚地

未知制吳之術

追敘前事

唐從吳伐楚故

開廬之弟

吳

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
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
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
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
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逐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滅從其母于吳
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初闔辛聞吳入之爭
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
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犇隨也將涉於成曰蓋尹壘涉
其孥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

闔廬戰敗奔楚此係後事傳言之

楚大夫

仍逃歸楚

葉公司馬池尹成子

葉

母而歸

吳師已歸

子西四

下百十五

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闕辛。王孫由于工孫圍。鍾建聞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闔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視之，背曰：此余所

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此華在當日已為由于所讓六年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于郢而收紀其政，以定楚國。謂陸軍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

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
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
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
能敗我六年吳伐陳修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
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
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
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
結亦不可則命公子救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
大冥卒于城父子閻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子從

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
潛師閉塗越女昭王妾章惠王名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來赤鳥
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
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並不
穀不有大過天其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初昭王有
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
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
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夏書曰惟彼陶唐師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曰書之國事
子西六
下百十七

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十六年楚大子建以下係之遇諺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孔子卒後事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其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

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悅，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

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
 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入而後死石乞曰
 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
 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
 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
 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
 欲以子閻為王子閻不可遂刻以兵子閻曰王孫若安靖楚國
 匡正王室而後庇焉故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
 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

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過之曰君胡
 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
 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
 馬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
 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遇箴尹圍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
 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
 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
 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衛不克則烹固

母而歸終不正視。宜孔子欲子路告之。以其為人。至其入國。討賊從容定亂。怒而宵。忽而免宵。國人此之慈母與歲。殆府得乎。近說遠來之訓者。與周翼皇。此之慈母與歲。殆府

桓魋

宋景公弟

定十年宋公子地。嬖濂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哀十四年夏。宋桓魋之

四書左國事要

桓魋一

下百廿一

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馬而將討之。未及。魁先謀公。請以驟數也。韋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韋七邑。而請享公馬。以日中偽喜受賜。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魁也。今將禍余。請即救。皇野。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魁兄向巢。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馬公曰。雖魁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馬。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魁之不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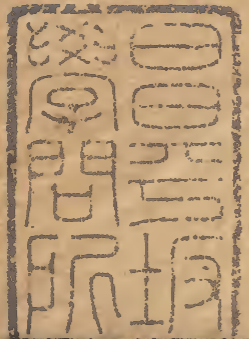
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馬。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馬向魁。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巢恐不能克。馬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魁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魁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馬。而適齊。向魁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

求夏后氏之璜馬與之他王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
又致其邑馬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
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輿

儲同人曰不請為廷兄請而弗聽衣之事畢矣空國以出衣
亦一地也
馮天開曰敘向魑之亂而禍及其兄併牽其弟卒終之以牛
之死作者深有憫焉故於未段詳敘深身去亂流離失所以
致其太息之思
魑之亂將披桓族半之憂慮乃天理人情所在夫子語以內
省不疚子夏解以有命在天豈忽然哉蓋難之不仁已極更
無術以化之家庭間當萬不可言之會惟修其在已以聽其
不可知者而已此舜之呼天號泣一旦底豫克謂為不再見
之遇而周公之零雨東山且未免千古傷心之事也周翼

王孫圉論楚寶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于王孫圉曰楚
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
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
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
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
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
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
帛以賓享于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



四書左同車要
 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諸侯而國民寶焉此
 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國之寶六而
 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
 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
 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
 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張侗初曰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知求得寶
 而不知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
 冢國之不知者幸也
 林西仲曰名公作旅葵云不貴異物又曰所寶惟賢言必去
 彼取此也孟子謂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恐其相妨齊威王言
 已有檀子等四臣愈於梁王照乘之珠發以和勝皆為正論

乃此篇獨把個寶字看得十分鄭重語語歸本於有益國家
 之意故其言人則曰能言物則曰所以曰足以其意以為若
 有益於國家不特賢才當寶即龜珠金玉山林藪澤皆可資
 之以為用本不相妨何待相勝亦不必去彼而取此但不可
 以耳目之玩謬稱為寶洵千古洞關之談亦千古平情之論
 也
 楚國寶善事鄭註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謂觀射父
 昭奚恤也劉向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
 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乃為壇於西門之內東向若
 一南面者四西面者一秦使若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坐上
 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
 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
 楚之所寶者即賢人也惟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反而言
 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木可謀也按觀射父國語凡三見並未
 載昭奚恤事註云楚書楚語是專屬王孫圉之對矣不必復
 以註疏為疑周翼皇

四書左同車要

王孫圉二

下一百廿四

真和成



